



经过难民的重建舟山路获得了“小维也纳”的别称

的说法，日本则颇具创意地把犹太人比作河豚料理，“味道虽美，但若不知怎样烹调，吃了就会毒死。”<sup>①</sup>

### 三

太极外交虽不磊落，却给草民以苟活的机会。借助当时摄下的新闻短片，可以看到难民抵沪的情形：六十多年前的黄浦江上密布帆船和舢板，混乱而又生动。难民搭乘的巨大邮轮经过一个月的航行，像年迈的白鲸般缓缓入港。上岸的难民大部分选择了苏州河北岸的虹口栖身。相对租界，这里开销俭省，房租低廉，但曾在中日淞沪之战中遭到重创。一些难民在废墟上建起了简朴、单薄的屋子。也有难民搬进了石库门，和中国人混住在了一起。但上海的这种标志性建筑往往不合他们的胃口，有人拆掉了天井处的高墙，搭出开放式的小阳台，并在余下的地块种植了花草。

随着难民商铺的开张，虹口舟山路一带甚至萌发了微小而短暂的繁荣。影片定格的那些照片上，都是小而精当的欧式店铺。犹太技师们制售时装、鞋帽、银饰，货品考究、价格不菲，常有北四川路的日本侨民前来选购。更多

见的是难民开设的餐座、食铺。知名者如巴塞罗纳咖啡店、MASCOT 屋顶餐厅、路易斯咖啡馆，现在看来都不失良好的品位。这些店家为街区赢来了“小维也纳”和“小柏林”的别称。

几位访谈者都忙碌着。清瘦的弗雷德·菲尔兹 (Fred Fields) 结识了难民 A.J. 斯托弗 (A.J. Storfer)，后者曾于德国编辑出版西格蒙·弗洛伊德 (Sigmund Freud) 的著作，现又在上海创办了《黄报》(Gelbe Post)。菲尔兹在《黄报》效力

一阵，后又转去难民社区的另一份德文日报《上海犹太早报》(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)，并由此结交了为众多的难民作家、音乐家、画家。

欧内斯特·赫普纳甚至在上海恋爱、完婚，女方也是德国来的犹太难民。来自维也纳的设计师帮忙把窗帘改成了婚纱，新娘的父亲则买来足够的热水，让女儿奢侈地洗个澡。蜜月旅行变通为去朋友家串门，主人是个钢琴师，点不起蜡烛，便在黑暗中弹琴待客。

难民带来的欧洲格调看起来温馨可人，内里却有着错综的矛盾。德国驻沪领馆反犹心切，动辄发布公告，细数犹太人的“贪婪”和“邪恶”。另一方面，英国侨民又将反德情绪安排到了难民头上，一些胆小的难民甚至不敢公开阅读德文报纸，使用德语。至于早先流亡上海的白俄，更对难民持敌视的态度，惟恐他们抢去自己的饭碗，让白俄本已不佳的经济处境变得更糟。当时有些租房广告特地注明“难民不租”，曾有记者做过十个抽样，其中包括五

<sup>①</sup> 犬塚惟重大佐：《给海军军令部的报告》，1939年1月18日，转引自戴维·克兰茨勒：《上海犹太难民社区》，许步曾译，上海三联出版社，1991。